



READ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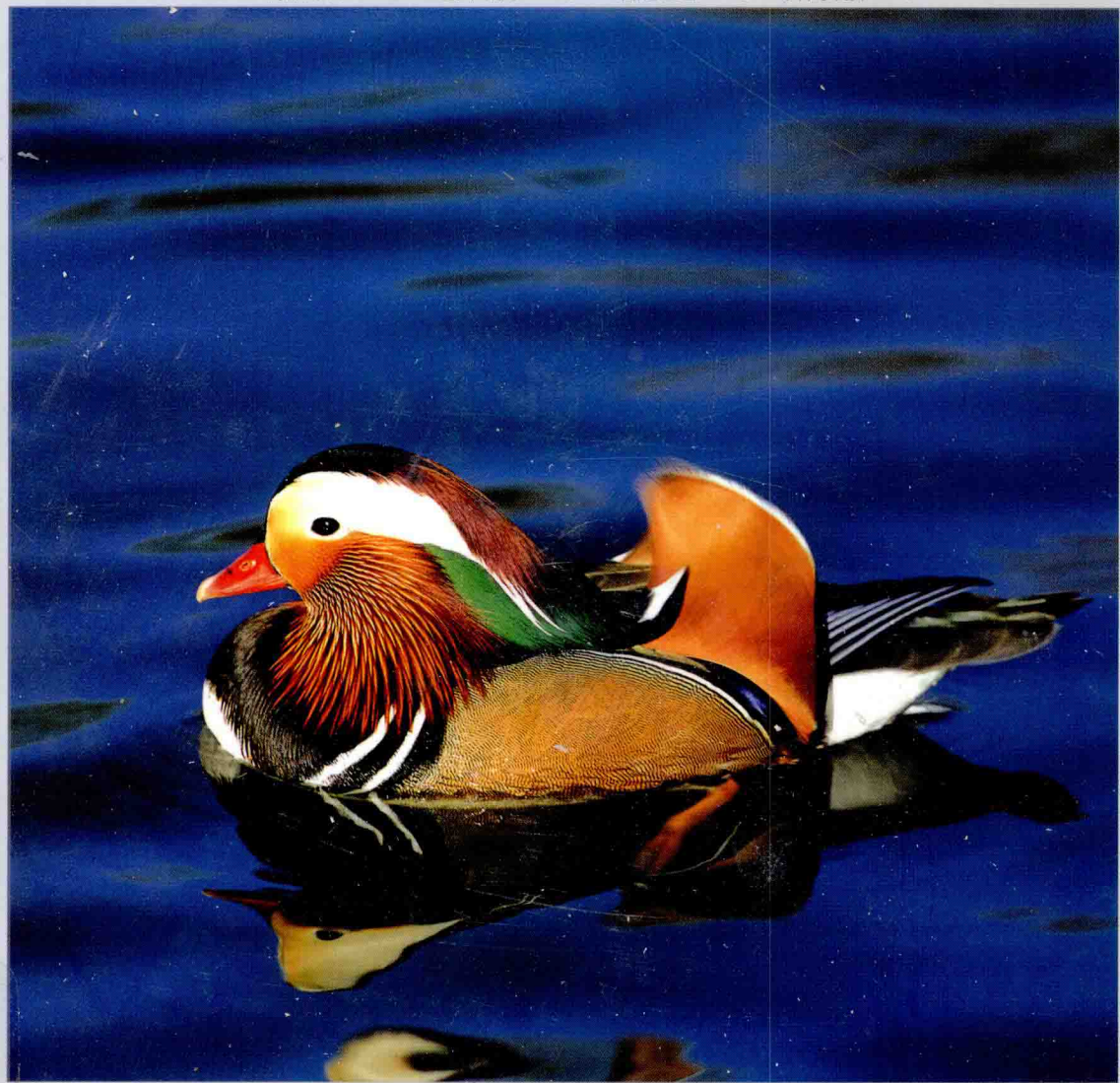
读者[®]

合订本

2001.1—12 / 总第246—257期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主编: 陈绍泉(兼)

常务副主编: 胡亚权

副主编: 彭长城

责任编辑: 袁勤怀

编辑: 侯润章 王 祎

美术编辑: 任 伟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局

通讯(投稿)地址: 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邮编: 730030

杂志社总机: (0931)8773352

编辑部: 8773353

经营部: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52-251 王 赅

印务 8773352-252 康力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4 张正敏

传真(FAX): (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dushe@public.lz.gs.cn

社址: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天汇广告公司

电话: (010)65661239

《读者》(乡村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1 年第 1 期 (总 246 期)

文 苑

- 卷 首 语 · 太阳每天都不辞辛劳地升起 池田大作 1
- 文 苑 · 神奇的记忆瓶 莫特儿 4
- 投向音乐海 庄裕安 6
- 诗三首 阿斯本斯特吕姆 里尔克 7
- 散文两篇 莫怀戚 邓 皓 8
- 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 王英琦 12
- 不了解 苏怡红 12
- 弗农凝思 周瑞金 13

- 书 摘 · 叶利钦辞职内幕 杨 政 李永全 20
- 达·芬奇: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者 温迪·贝克斯特嫩 33

人 物

- 人 物 · 艾青的三首诗和三个女人 汪亚明 18
- 名人轶事 · 学人逸闻 来新夏 16
- 学习总统好榜样 寒 露 24

社 会

- 杂谈随感 · “霍姆斯马车”随想 詹克明 36
- 警 世 钟 · 昂贵的中国人力资源 刘永行 40
- 今日话题 · 关注: 国民收入差距 冯 涛 印海声 42

人 生

- 人 世 间 · 答案 沙金花 10
- 三个女人, 三个故事 王爱娟 28
- 跨越时空的相见 朱海燕 60
- 人生之旅 · 蹉跎岁月为钱愁 安吉·尼尔 50
- 两代之间 · 我是这样培养女儿的 痴 公 51
-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高建群 52
- 婚姻家庭 · 难忘的新年 资逢春 7
- 结婚纪念日 森久美子 53
- 母亲最后一次笑 罗宾·里·素伯 54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二十一世纪，我们来了

当我们阅读2001年第1期《读者》时，人类已经悄然告别了二十世纪，跨入了新世纪的门槛。钟声响起，全球欢腾。

在逝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受了愚昧、觉醒、战争、饥饿、和平、民主、分裂、统一、开放、改革、多极、一体的艰苦历程。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的飞速进步，和平与发展成了今天的世界主旋律。

百年中国，更是天翻地覆。中国人民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浴血奋战，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轨道。今日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以繁荣富强的形象融入国际大家庭。

作为中国“文化公民”的《读者》，诞生于1981年，今年将要度过她二十岁生日。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年。《读者》因国运而兴，靠读者而盛，取得了现今月发行量500万册之业绩。

在新世纪里，《读者》的发展方向是多媒体和集团化。2001年，《读者》的网站将要开通，新创办的画刊型图片杂志《读者欣赏》将呱呱问世。在《读者》主刊保持风格不变的总前提下，《读者·乡村版》将逐步开拓农村市场，今年本刊推出的“亲情订阅行动”会使我们找到一条新路。

值此新年之际，《读者》杂志社同仁谨向千万读者拜年！让我们共同拉起手，高呼：

二十一世纪，我们来了！

——《读者》杂志社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一月 A 目录

人 生

- 青年一代· 恋爱密码 李寒清 47

生 活

- 生活之友· 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55
老来可喜 区少玲 56

- 经营之道· 一美元与八颗牙 陈 颀 41
你的时间值多少钱 钟明玲 58

知 识

- 知识窗· 欧洲人的一张菜单 罗伯特·路威 31

看 世 界

- 在国外· 我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范少光 27
美国富豪乐于回报国家 钱红玲 44
美国的捐献文化 杨 帆 46
夹缝歪曲之道 解艾玲 48

- 天南地北· 鸟儿请跟我学飞行 小 军 25
闻臭一族 佚 名 25
一个人的大使馆 吴钟华 26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 语 丝· 含蓄有趣的正反格言 蔡景新 17

- 言 论· 言论 62

- 意 林· 意林采撷 韩瑞国 30
意林 郝振省 芷 华 39

- 补 白· 艺术马桶的风波 任天愁 45
善行：名人名言录 萨 迪等 59

交 流

- 编读往来· 第六届《读者》阅读奖题目 63
2001年《读者》第2期重要预告 64

- 封 面· 迎接二十一世纪



卷首语

太阳每天都不辞辛劳地升起

●〔日〕池田大作

放弃自己该做的事，就是败北。不可轻言放弃。太阳每天都升起。无论阴天雨天，不论冬天夏天，日复一日，太阳都升起来。这是宇宙的法则，是道理。

人生也是要尽全力度过每一天，这是道理。能忍受得起这样反复的人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不论今天如何，人生的胜负是以一生来决定的。棒球也是打了九局才分胜负的，任何事的胜负到最后都不清楚，不是一开始便决定的。英语当中也有这样的谚语：“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好。”

因此，要在困苦中求前进。以前曾经说过我在写《我的人生观》这本书时的事。

1970年，学会（指创价学会——编者注）正处于受攻击的风暴当中。我也身患肺炎，发着三十八九度的高烧。但是在那段日子，无论如何，每天不忘写稿。一边头上绑着冰袋，一边写下一张张稿子。

有人说：“既然那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写呢？”

我回答说：“写了一张就有一张，写两张就有两张。不写就什么都没有，再少也要前进，不挑战不行。一天里总想要做些什么。”

写一张就记一划，写两张就再添一笔，用画“正”字来做记录。就这样直到完稿，那段日子令我难以忘怀。记录“正”字的纸已经交给我的长子，当做传家宝。

总之，就是要“不败、自强”。不要有依赖他人的恶习和推卸责任的卑怯、软弱想法。只会怨恨、羡慕别人，自己成为这样可悲的人，就像被云层遮蔽的太阳。

将一切烦恼当做成长的跳板，沉着忍耐，以“有朝一日”来勉励自己前进。默默地吃苦耐劳，在自己应走的轨道上前进。

你们都是“太阳”。自己本身就是“太阳”，首先要有这样的决心，就算目前有任何烦恼，只要自己是太阳，“早晨”一定会到来，“晴朗”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春天”一定会到来。✿

（曹 君摘自《希望月报》2000年第10期）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主编: 陈绍泉(兼)

常务副主编: 胡亚权

副主编: 彭长城

责任编辑: 袁勤怀

编辑: 侯润章 王 祎

美术编辑: 任 伟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局

通讯(投稿)地址: 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邮编: 730030

☎杂志社总机: (0931)8773352

编辑部: 8773353

经营部: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52-251 王 燚

印务 8773352-252 康力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4 张正敏

传真(FAX): (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duzhe@public.lz.gs.cn

社址: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天汇广告公司

电话: (010)65661239

《读者》(乡村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1 年第 1 期 (总 246 期)

文 苑

- 卷 首 语 · 太阳每天都不辞辛劳地升起 池田大作 1
- 文 苑 · 神奇的记忆瓶 莫特儿 4
- 投向音乐海 庄裕安 6
- 诗三首 阿斯本斯特吕姆 里尔克 7
- 散文两篇 莫怀戚 邓 皓 8
- 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 王英琦 12
- 不了解 苏怡红 12
- 弗农凝思 周瑞金 13

- 书 摘 · 叶利钦辞职内幕 杨 政 李永全 20
- 达·芬奇: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者 温迪·贝克特嬷嬷 33

人 物

- 人 物 · 艾青的三首诗和三个女人 汪亚明 18
- 名人轶事 · 学人逸闻 来新夏 16
- 学习总统好榜样 寒 露 24

社 会

- 杂谈随感 · “霍姆斯马车” 随想 詹克明 36
- 警 世 钟 · 昂贵的中国人力资源 刘永行 40
- 今日话题 · 关注: 国民收入差距 冯 涛 印海声 42

人 生

- 人 世 间 · 答案 沙金花 10
- 三个女人, 三个故事 王爱娟 28
- 跨越时空的相见 朱海燕 60
- 人生之旅 · 蹉跎岁月为钱愁 安吉·尼尔 50
- 两代之间 · 我是这样培养女儿的 痴 公 51
-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高建群 52
- 婚姻家庭 · 难忘的新年 资逢春 7
- 结婚纪念日 森久美子 53
- 母亲最后一次笑 罗宾·里·素伯 54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二十一世纪，我们来了

当我们阅读2001年第1期《读者》时，人类已经悄然告别了二十世纪，跨入了新世纪的门槛。钟声响起，全球欢腾。

在逝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受了愚昧、觉醒、战争、饥饿、和平、民主、分裂、统一、开放、改革、多极、一体的艰苦历程。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的飞速进步，和平与发展成了今天的世界主旋律。

百年中国，更是天翻地覆。中国人民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浴血奋战，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轨道。今日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以繁荣富强的形象融入国际大家庭。

作为中国“文化公民”的《读者》，诞生于1981年，今年将要度过她二十岁生日。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年。《读者》因国运而兴，靠读者而盛，取得了现今月发行量500万册之业绩。

在新世纪里，《读者》的发展方向是多媒体和集团化。2001年，《读者》的网站将要开通，新创办的画刊型图片杂志《读者欣赏》将呱呱问世。在《读者》主刊保持风格不变的总前提下，《读者·乡村版》将逐步开拓农村市场，今年本刊推出的“亲情订阅行动”会使我们找到一条新路。

值此新年之际，《读者》杂志社同仁谨向千万读者拜年！让我们共同拉起手，高呼：

二十一世纪，我们来了！

——《读者》杂志社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一月 A 目录

人 生

- 青年一代· 恋爱密码 李寒清 47

生 活

- 生活之友· 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55
老来可喜 区少玲 56

- 经营之道· 一美元与八颗牙 陈 颀 41
你的时间值多少钱 钟明玲 58

知 识

- 知识窗· 欧洲人的一张菜单 罗伯特·路威 31

看 世 界

- 在国外· 我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范少光 27
美国富豪乐于回报国家 钱红玲 44
美国的捐献文化 杨 帆 46
夹缝歪曲之道 解艾玲 48

- 天南地北· 鸟儿请跟我学飞行 小 军 25
闻臭一族 佚 名 25
一个人的大使馆 吴钟华 26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 语 丝· 含蓄有趣的正反格言 蔡景新 17

- 言 论· 言论 62

- 意 林· 意林采撷 韩瑞国 30
意林 郝振省 芷 华 39

- 补 白· 艺术马桶的风波 任天愁 45
善行：名人名言录 萨 迪等 59

交 流

- 编读往来· 第六届《读者》阅读奖题目 63
2001年《读者》第2期重要预告 64

- 封 面· 迎接二十一世纪



神奇的记忆瓶

美好的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兴高采烈地从海滩跑进临时租住的避暑寓所，却发现父亲和母亲四臂相拥，泪眼盈盈。

“怎么了？”我问，心猛烈地跳着。十岁的我从未见父母哭过。

“战争爆发了。”父亲说。虽然我对战争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但是我知道它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在巴黎长大，家里收藏着许多油画、古玩和书籍。十四年前，父亲从立陶宛来到法国学医，与哲学系的母亲相遇，于是父亲娶了母亲，并放弃学业，与姑父一起经营皮货生意。姑姑的女儿弗兰西斯小我两岁半，就像是我的亲妹妹。

姑姑一家和我们住得很近，度假过节总在一起。我特别喜欢犹太圣节，这就是犹太人庆祝两千年前从叙利亚的希腊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节日。犹太圣节象征着不畏压迫、忠于信仰。父亲

说：“不能背叛过去，要诚实地生活，以此来激励后人。”

我们珍爱那只古色古香的银质大烛台——九分枝烛台。到了犹太圣节，全家人围着父亲站着，看他隆重地点燃中间的蜡烛——主烛。以后每过一晚，我们都要从这枝蜡烛引火点燃一枝分烛。直到最后一天，把全部八枝分烛点亮为止。

对于我和弗兰西斯来说，这些夜晚的高潮是旋转一只四边形陀螺。陀螺的每边都写着希伯来文：“一次伟大的奇迹发生在那里。”看陀螺停在哪个字上来定输赢。父母一辈的人组成一组，我和弗兰西斯是另一组，赢的总是我们俩。那时，我总是怀着幸福的感觉进入梦乡。

如今，那些幸福宁静的日子结束了。第二年春天，德国人开始轰炸巴黎。我们和姑姑一家到距离巴黎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偏僻农庄避难。

不久，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

部，当地的犹太人终日惶惶不安。

一天，警察就要来大搜查了，我们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下地窖前，父亲把我叫到跟前。

“莫特儿，我们也许得在下面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得想法记住这个世界是多么特别。”说着，他做出从一个架子上取下瓶子的模样，“让我们打开记忆瓶，把最喜欢的风景、气味和难忘的时刻都装进去”。

父亲让我赤足走过草地，为的是让我记住草的感觉。我嗅着各色花朵，然后闭上眼回味花的芬芳。我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天空，感觉微风的吹拂。“现在，我们把这些放进记忆瓶，盖好塞子。”他边说边假装盖瓶盖，那安详的微笑给了我希望和力量。

我们在地下室待了几天。每当我感到绝望时，父亲就说：“拨开塞子，取一点记忆出来吧。”有时，我会取出一方蓝



天,有时是一缕玫瑰的幽香,每次都让我感到好受些。甚至从地窖出来后,我仍然用记忆瓶来帮助我度过那些黑暗的时刻。

随着迫害的变本加厉,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有一个办法是到西班牙去,听说那里接受犹太难民。但如果在边境被抓住的话,那肯定要遭驱逐了。

在我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我们开了家庭会议。姑父提出冒险出逃,而父亲却犹豫不决。最后,他望着我问:“莫特爾,你说呢?”

我生平头一次应邀参加成年人的表决。“我们必须走,爸爸,这是唯一的出路。”我相信上帝的双臂拥抱着我们,他会庇护我们的。

“好,就这么定了,走!”父亲说。在我们走后两天,德国人占领了全法国。

我们躲过警察与德军的耳目,偷偷穿过法国南部。阁楼、地下室、后房都是我们的藏身所。终于,我们来到山顶覆盖着白雪的比利牛斯山脚下,在这里,父亲和姑父把身边的一半财富分给了两位向导,他们保证要带我们翻过大山,到西班牙去。

“爸爸,我爬不了山。”我对隐约可见的山峰心存畏惧。父亲拥着我:“不怕,莫特爾,只要迈出一步,就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不知不觉,你就成功了。”

向导规定我们晚上爬山,白天隐藏。

拂晓时,我们到达高地,两位向导让我们休息,他们则到前面去探路。结果,他们没有回来。

我们待在人生地不熟的山顶上束手无策。父亲说:“我们得靠自己走下去。”我们攀登在这似乎走不到头的山上,找不到下山的路。天越来越冷,人越来越饿。第二天,只剩下一片面包。姑姑把这片面包喂给小尤今吃了。我和弗兰西斯在一旁看着,

顾左右而言他。

第三天晚上,父亲忽然失足滑下斜坡。在昏暗的月光下,我看到他掉在三十米以下的深谷里。他想爬起来却办不到。最后,他喊道:“别管我,你们走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再跟上。”

一股莫名的激情促使我向 he 跑去。“你一定要站起来!没有你我们不走,我来帮你。”

父亲看着我,倚着我的胳膊慢慢地站起来。我们一步步地朝其他人走去。他那苍白的脸告诉我他正受着多大的痛苦。

我的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通过帮助父亲,我战胜了恐惧,我长大了一些。

第五天凌晨,我们终于能望见山脚下的村庄了。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闪现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还是在法国怎么办?

我们提心吊胆地朝小村庄走去。终于,我们看到一块用西班牙语写的招牌!我们欢呼雀跃,互相拥抱着。成功了!

父亲前往当地政府。政府官员问:“有入境证吗?”当然没有。“算我没看见你们,请迅速离开这里!”

怎么办?“往葡萄牙走。”大人们决定,“这是唯一的希望。”一连几天,我们在西班牙北部跋涉,夜行日藏,地里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

1942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间牛棚安身,又冷又饿,只有一个在泥地里找到的胡萝卜。

这是过犹太圣节的时候了。往昔的记忆向我涌来,我倚着父亲的肩膀,忍不住含泪说道:“我们连犹太圣节都没有蜡烛!”

“怎么会呢?”父亲回答,“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大烛台,它是上帝赐予的。”说着,他把牛棚的门拉开一道缝,我往缝外窥望,只见黑天鹅绒的天空

里繁星闪烁。“挑一枝烛心。”父亲轻轻地说,“要最亮的。”

我费了好一会儿才选中了最亮的一颗星星。父亲又说:“再选出另外八颗分烛。”我想象着家里的大烛台,选择了烛心周围的星星。我们“点燃”了第一颗星,然后关上门。

“谁有陀螺?”父亲问。然后演戏似的把手放到身后,又很快拿出来,说:“来,玩吧。”

我们围坐在一处,父亲拿出那个胡萝卜,把它放在中间。我伸手抓住假想的陀螺,装作是为我和弗兰西斯转陀螺,当我“放手”时,大家仿佛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它朝哪边倒。

“莫特爾,你赢了!”父亲说着,隆重地把胡萝卜递给我。弗兰西斯的眼里闪着胜利的光芒,大人们装出失望的样子,就像以往那些幸福的日子里一样。

这个几分钟前象征着饥饿的胡萝卜,忽然变成了一件奇妙的奖品。我接过它,像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一样,掰成几小块,分给全家人。我咬着我的那份,甜得就像小时候吃糖似的。

当我钻进草堆睡觉时,内心充满了欢乐。我从一无所有到拥有整个世界,包括希望和爱这些难以数计的财富。以坚忍和信念渡过逆境,这就是犹太圣节和那奖品的意义所在,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终于,我们到达边境。在葡萄牙的难民所待了几个月后,美国的朋友给我们搞到了入境证。1943年8月23日,我们来到费城,学会了英语,开始新的生活。好多年过去了,我结婚成家,取得硕士学位,成为外语教授。现在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祖母了。

但我继续像父亲教的那样,把珍贵的时刻装进我的那只瓶子。

(张海宁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快乐尘埃》一书,杜凤宝图)



投向音乐海

●(台湾)庄裕安

有那么大又那么小的海吗?

你听,成千上万的陌生人走进来,成千上万的知音人住下来,很多人都不想走了。那么小的海,要让那么多的人泅游;那么大的海,直径也只有11.8公分。你说,那么大又那么小的是什么海?是的,音乐唱片海。

游向唱片海,使我暂时遗忘我住的只是3.6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原来我们与维也纳、巴黎和威尼斯比邻而居。世界这样小,小到我用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托住;心这样大,大到可以分割出租,这一层楼给贝多芬和舒伯特,那一层楼给德彪西和拉威尔。

音乐这样远又这样近,远到花费整整一辈子都走不到,近到你递出一条手帕,马勒就接去擦眼泪。音乐这样虚妄又这样实在,虚妄得像每一家银楼的橱窗,实在得又如陪着豆浆下肚的馒头。世界这样小,心这样大,希望那么远,失望那么近,你难道不爱大小远近都适中的音乐?

一辈子太短又太长,“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他的《魔山》里如是说。我们的生活不容许身体四处去旅行,所以生活里要有音乐,音乐是旅行的另一种

方式。旅行只能去空间的远方,音乐还能去时间的远方;旅行的定点在地球,音乐的终点在宇宙。

音乐从不主动拒绝富人与穷人,但所有人爱上音乐之前,都要付出一些钱、一些时间和很多热情。热情的付出和充实的回馈是相对的,音乐从不主动对人投怀送抱,甚至绝大多数人仅止于认识它冷若冰霜的一面,不再更进一步主动去融解它的外衣。

认识音乐,就不要单从音乐着手。我很少遇见只买唱片的人,最后会沉迷在音乐里面。音乐的美,也许存在于它的音色、旋律、节奏及和声当中,但是仅凭唱片的纹路,似乎捕捉不到众多奥妙。就像欣赏绘画,单单一张《蒙娜丽莎》,我们如何发现达·芬奇的伟大?这是要从美术史的风格去寻求类比,才能体会色调、线条、构图,进入画家的人文感情世界。

我所认识的音乐发烧友,莫不买书同买唱片一样勤快。原来捕捉音乐的美,要先撒下文字的网,要去研读作曲家传记、音乐史和演奏流派演变,要先经过见山不是山的文字阶段,才能进入见山是山的音乐阶段。音乐虽然只能被记录成五线谱,但感情却能被记录成文字。

演奏家除了要读谱以外,还是要读书的,甚至音乐听久了以后,会发现那些“读书”型的演奏家,会比“读谱”型的可亲又耐听。音乐本身是机械和符号,当它躺在五线谱上根本是冷冰冰的东西,只有用感情的手指和感情的声带去唤醒它们时,音乐才产生交流的意义,而心才是发动手指和声带的马达。

我常常看到一些人花了小笔储蓄,买了唱片机和唱片,过了一年半载以后,音乐的海慢慢变成了一潭死水,好像过了减肥热潮就被丢在墙角的运动器材。有些人购置音响,只是为了情调,音乐只是可有可无的壁纸,以至于经过音乐的海时,身体还是干的,从不曾好好泡过一场音乐桑拿浴。

世界这样小,心这样大,希望那么远,失望那么近,聪明的你为什么不多花点工夫在音乐上面呢?一辈子太短又太长,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投资在音乐上面呢?不要告诉我,你已买了一套好音响,几张好唱片,就像一幢装潢好的房子,要真正住进去才显出它的价值。打开那门,投向那海,音乐正等着对你倾诉音乐的美妙。

(元 元摘自东方出版中心《音乐心情》一书)



关于月亮

●〔瑞典〕阿斯本斯特吕姆

○李 笠译

有人说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

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

有人说月亮像个年轻的渔家寡妇，

她把明亮的簪子插在自己孤单的长围巾上。

我不知道。我因如此多的静谧而困惑，

我因夜的滞留而困惑。

乡村的丁香

●〔瑞典〕阿斯本斯特吕姆

○李 笠译

夏日的第一天，紫丁香。

村民们羞涩地避开——

还没有习惯美。

夜来时悄悄走出，



诗三首

笨拙地折了几枝。

(以上两首张述元摘自《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辞典》一书)

少女的祈祷

●〔奥地利〕里尔克

○石 厉译

生活使我们多么不安，
夜晚的闺房让人孤独难眠；
我们全都是那样笨拙地
渴望得到那红色的玫瑰。

圣母玛利亚，你可要温和地
对待我们，
我们是因你的血开出的花朵，

只有你才最清楚，
梦幻之心使我们如何难受。

这正是少女心中的痛苦，
你自己早已尝过它的滋味：
虽然看起来它好像是圣诞洁
白的雪，
可它又是燃烧着的火焰……

(康 明摘自《三月风》，孙 杰图)

难忘的 新年

○资逢春 译

我想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新年的前一天。我叫安德烈，是西伯利亚农场的一名农艺师。

一年前，我第一次来莫斯科出差。很快办完了公事，我决定在莫斯科过新年。可是去哪儿呢？一个熟人也没有，除了尼古拉，我刚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他邀请我一块儿过新年。我拨通尼古拉的电话，他看到我果然很高兴，可他在新年前夜有值班任

务，过一会他又说，可以把我介绍给一个好朋友。

我们来到莫斯科一个叫切列穆斯克的新区，这儿全是新的建筑群，尼古拉的朋友也住在一幢新房里。一位可亲的老奶奶接待了我们。不一会儿，她就请我们去商店帮她买芥末，我当然主动请缨，商店就在旁边，不远，刚刚路过时，我看见过的。很快我就找到商店，买好芥末，正准备往回走时，我一下就慌了，去哪儿呢？不知道，地址我忘了问，哪幢房子、哪个房间呢？我都没记住，甚至尼古拉朋友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放眼望去，所有的楼房都一模一样，怎么办？站在街道上，我焦急不安，却又束手无策。

突然，一个女孩从我身边走过，问：“您怎么在这发愁呀？马上过新年了！”

我不好意思地讲了我的情

况。姑娘笑了，说：“呀，我就是尼古拉的朋友呀，我叫微拉，都找了您一个小时了，咱们快回家吧，过新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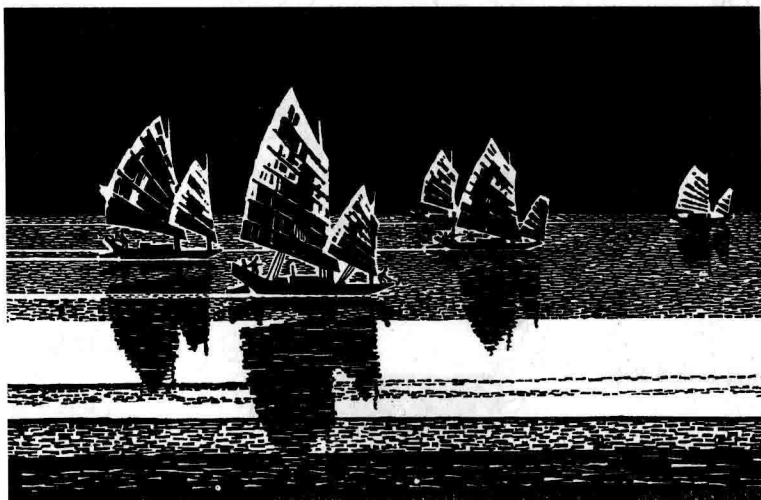
尼古拉的朋友们对我都很热情，尤其是微拉。我们一直跳舞，我跟她谈论西伯利亚，讲述自己。

“知道吗，微拉，跟你在一起，我多开心啊！等你大学毕业，一定要去西伯利亚看我，一定要去！”

第二天早上，微拉告诉我：“别生气，我骗了你，我根本不认识尼古拉，当你讲述自己的遭遇时，我感到很遗憾，所以就邀请你来做客。”

我当然不生气，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个新年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过新年的，而今年，我则是在西伯利亚过的，当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我可爱的微拉！



散文两篇

家园落日

● 莫怀戚

很久以来，我都有种感觉：同是那个太阳，落日比朝阳更富爱心。

说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当然也可能是：眼睁睁看它又带走一份岁月，英雄终将迟暮的惺惺惜惺惺，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

……这么说着我想起已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种落日。

戈壁落日很大，泛黄古旧，半透明，边缘清晰如纸剪。此时起了风。西北一有风则苍劲，茕茕草用力贴紧了地，细沙水汽一般游走，从太阳那边扑面而来，所以感到风因太阳而起；恍惚之间，太阳说没了就没了，一身鬼气。

云海落日则很飘忽柔曼，宛若一颗少女心。落呀落，落到深渊了吧，突然又在半空高悬，再突然又整个不见了，一

夜之后从背后起来。它的颜色也是变化的——我甚至见过紫色的太阳。这时候连那太阳是否属实都没有把握。

平原落日总是一成不变地渐渐接近地平线，被模糊的土地浸润似的吞食。吞到一半，人没了耐心，扭头走开。再回头，什么都没啦：一粒种子种进了地里。

看大海落日是在美国。或许因为是别人的太阳，总感到它的生分不遂意：你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太阳是怎样浸进海水的，隔得还有一巴掌高吧，突然就粘在了一起——趁你眨眼的时候。这时美国朋友便骄傲地说：“看，一颗水球在辉煌地接纳火球了。”我说“唔，唔唔”。

说到底，我看得最多的，还是浅缓起伏的田野之上的落日。一说起它就想起庄稼和家园的落日，普通得就像一个人。

在我居住的中国川东，就

是这种太阳。

我常常单骑出行，驻足国道，倚车贪看丘陵落日。

那地势的曲线是多层的，颜色也一一过渡，从青翠到浓绿，从浓绿到黛青；而离夕阳最近之处一派乳白，那是盆地特有的雾霭。

似乎一下子静了一阵，太阳就这样下来了：红得很温和，柔软得像泡过水，让我无端想起少女的红唇和母亲的乳头。

有时候有如带的云霞绕在它的腰际；

有时候是罗伞般的黄桷树成了它的托盘；

农舍顶上如缕的炊烟飘进去，化掉了；竹林在风中摇曳，有时也摇进去了。

……当路人不顾这一切时，我很焦急，很想说，喂，看哪！

两只小狗在落日里追逐，老牛在落日里舐犊……有一天



有一个老农夹在两匹马之间，在光滑的山脊上走进了太阳。马驮着驮子。老农因为老了，上坡时抓着前面的马尾巴。后面马看见了，就将自己的尾巴不停地摇着。

我不禁热泪盈眶，一种无法描述的爱浸透全身。

这个迟暮的老农！他随心所欲的自在旷达让我羞愧……我突然想到就人生而言，迟暮只有一瞬，长的只是对迟暮的忧虑而已。

这个起伏田野上的落日啊……我曾经反复思索这种落日为什么特别丰富——曲线？层次？人物活动？抑或角度的众多？

最终承认：仅仅因为它是家园落日。

家园、这个毫无新意的单纯的话题！

家园的感觉何以如此？说不清。譬如在我生长的重庆——我知凡是它能给予我的，其他地方也能给予；然而一切的给予，又代替不了家园。

关于这个，一切的学术解释都是肤浅、似是而非的。只能说：家园就是家园。

而人在家园看落日，万种感觉也许变幻不定，有一种感觉却生死如一：

那才是我的太阳啊！

（徐海宝摘自《课堂内外》2000年第6期）

一个人在山上

● 邓 皓

我现在的家在岳麓山下。

我所住房子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探出一条路来。每天一早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爬上岳麓山进行晨练，这等热闹要到上午10点以后才告平息。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假

日，紧靠我家的岳麓山，每天上午10点以后便是孤独的。

我曾陪同我外地的朋友登过好几次岳麓山（当然是花了10元门票从正门进去的）。去赏玩的都是大家必去的熟悉的景点，像爱晚亭、麓山寺、蔡锷墓、云麓宫、鸟语林等等。

我觉得那没意思极了。

我讨厌任何预见性很强的像履行任务似的行为，包括以开心为目的的旅游。

我决定去看看孤独时的岳麓山。

一个非假日的秋日的下午，我一个人登上了岳麓山。这时候，无忧无虑的孩子大多在上课，为衣食而忧的成人在劳作。一边爬山的时候，我就为自己能有这么一份悠闲而惬意不已；待登上山顶，我更是惊异于呈现在眼前的岳麓山：它有了我以前未见的大气、厚重、静穆、空旷、辽远。

岳麓山陌生了。我一下子喜欢极了这种熟悉里的陌生。

随便找了一处地方坐下来，俯瞰山下棋盘似的城市，再看看头顶离得近了的天空，山不说话，巍峨却在我的心里形成了。我眼前的山石、树木静静地立着，孤独中却有一股凛然的傲气，只有这秋日里渐渐走向衰败的小草还在使着小小的性子调皮，随风轻轻摇曳着。其实，它也是傲然的呢，它不惧怕生命的凋零。

我突然对它们心生崇敬，人说高处不胜寒，可是山可以。山上的泥石、树木、花草可以。

我有种冲动，想走近任何一块石头、一棵树，跟它们说说话；想俯下身子亲近每一株草，跟它们交交心。谁说沉默意味着没有生命呢，或许，它们比我的祖辈都年长呢。令人

钦敬的是，岁月似箭，风雨如磐，它们按着自己的信念活成了自己的模样。一座山其实就是一幅经年不变的画，我看到的其实就是我父辈看到的那幅——或许，我眼下站着的这块地方，在若干年前就是一位衣袂飘飘的诗人或豪气干云的武士所亲临过的。可是，这山上的一切，不论遭遇自然无情的侵袭还是人类亲切的探访，都呈现出宿命似的接纳，没有悲喜的跌宕。这种神闲气定的大气魄，人哪里会有！

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的时候，看到那农田里的稻谷，在沉默和朴素里任由时光的安排，抽穗、扬花、结谷，然后回到农人的仓储里，我以为那是懦弱的没有生命的，今天，一个人在山上，突然感觉到一座山与一棵稻谷命运的相似，我于是幡然领悟：其实，真正的生命才应该像一座山、一棵稻谷那样——不加雕饰地完成过程，不加挑剔地归依结果。真正的强大有时就是不奢求，不抗拒。

人活着总无法摆脱奢望，归顺自然，所以人别说比自然活着的万物渺小，比自然本身都渺小。

譬如登山，你很少看到一个人孤独地登山，而只是成群结队地开心赏玩。你把山看成了景点，你就无法领略到山的生命。有人说见了黄河你得跪下去面对、解读，面对山也应该是——至少我们的灵魂应该是。

你不妨一个人登一次山，你会发现：一个人在山上，面对沉默不语的山，用不着比较，你就渺小了。

我感觉我登上了山，人却站在了山脚下。

（廖静仁摘自《湖南作家》，莫 测图）



●
沙金花

答

案

天涯苦旅

火车穿过茫茫无边的黑暗，吼叫着一头栽进兰州市的辉煌灯火之中。这时，我吐尽最后一口酸水下了火车，双脚晃晃地险些跌倒。但我还是站定了，告诉自己，这是2000年5月2日，我来兰州市寻求一生最重要的答案：在这世界上，我还有没有父爱？！

我不能不来，10年前，妈妈就去世了，解脱了，将我孤零零一人遗留在人世，爸照样去外地做他的生意，哥哥也跟着去了，我被安顿在舅舅家，后来住校。收到爸爸的汇款时，我常拼命地想爸爸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爸爸粗壮的胳膊，抡起来上下飞舞足以吓得我窒息……

我读初三时爸爸回来了，似乎想努力弥补些什么，一见面就说：“乖女儿，你瘦了……”然后满脸尴尬地笑，我也尴尬地笑。除此之外，彼此无话可说，但爸爸努力地找着沟通的机会，晚上提出辅导我

的功课，但他教我的居然是乘法运算规律，这能是初三学生学的内容吗？这说明爸爸丝毫不关心我，我冷漠而挑衅地望着他饱经沧桑的脸，爸爸竟不自觉地挥起了胳膊，继而一愣，胳膊迅疾垂下，开始教授 $15^2 = 225$ 、 $25^2 = 625$ …… $95^2 = 9025$ 。我好像听着，也好像没听。

爸爸时有来信来款，而今年我读高二时却停止了，我惶然惊悸迷惑，后来爸爸打来一个电话：“我结婚了，女的39岁，人很好。你放假有空儿来……”这神采飞扬的声音我早已陌生。这是答案？没有来信、汇款的唯一解释。

答案还可以这么解释：三个月都是同学们周济我，勉强让我糊口的。

大姨很适时地来学校找我，说：“默儿（我的小名），你姨父退休了，我家又穷，听说你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我想跟他借点儿，你把你爸的地址给我……”直到这时，我才惊愕万分地想到：我竟然连爸爸的具体地址都

不知道，难道爸爸在抛弃他的一份负累？！

我豁出去了，五一节，我踏上了西去的火车寻找答案。

千里寻父

夜晚的兰州城是那么的灯火辉煌，景色迷人，我却无心观赏。我知道在那儿做生意的二叔家的地址。接着，我恍恍惚惚地在兰州城里摸索，终于跟一只小耗子似的摸到二叔家。这时，我感觉自己奄奄一息了。一进门，便径直瘫在地上。二叔二婶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然后一同抢上来把我搂进怀里。二婶首先哭了，二叔跟着大把大把地抹眼泪。我心碎了。真的，此时，我真的好想管我二叔叫爸爸，并且掉头就走，因为我满足了，真切地体会到了真实的爱。

——我真的没想到我原来是这么地渴望着爱。

第二天，二叔带我找到了爸爸摆在街头的熟食摊。我有些不信，爸爸跑到异地他乡来仅仅为了摆这么个小摊档！

“你还有人味吗？！”二叔吼爸爸，爸没吭声，惊疑万分地望着我说：“乖女儿，你一个人来的，怎么不说一声？你又瘦了。”

我咬咬牙，只问了一句：

“爸，为什么不给我写信？”说着，我的目光飘过爸爸的肩，落在那个中年妇女身上。她笑笑地看着我。

这就是答案吗？我的眼睛里喷出了两团火。“乖女儿，咱回家……”爸手忙脚乱地收拾好熟食摊带我回“家”。路上，我们照旧一路无语。

晚饭很丰盛，可我吃不下去。我还在晕车，不知哪来的一股中药味使我晕得更厉害了。“乖女儿，爸是个无用的人……”爸爸说到这，端着饭碗的手猛地抖了一下，哐唧一



声，饭碗掉在地上。

这时，我看看四周。四面墙由于年深日久的缘故，从墙根一直黑到屋顶。这是个简陋的所在呀，我疑惑地看了看正在爸爸脚边捡饭碗的中年妇女……这一切弄得我有些懵了。

我被一阵中药味给熏醒了，才知道自己不觉间睡着了，额头痛得很也滚烫得很。“你发烧呢！”中年妇女坐在我面前，爸爸伏在我的床前睡着，呼噜声响得天摇地动。

“醒醒，金花醒了……”中年妇女唤爸爸，“该去干活了……”爸爸茫然醒来，梦游似的往外走，然后猛地扭头惊惶地大喊：“金花——”这一喊喊去了我的魂魄。“乖女儿……”爸站着，那只曾抡起来可以吓得我窒息的胳膊横在空中，僵硬着。我将头扭了过去。

然而，待我回过头来时，爸早已没了踪影。

什么意思？我用愤怒的目光迎着这个妇女，她却冷静地告诉我，我从昨日中午昏睡到今天早上。她说：“你病了。我跟你爸是在医院里认识的……你爸，”妇女又说，“是老实人……”我惊了一下，但她没往下说。我没敢问，长辈的事总是忌讳。

“金花，你孤苦一人在老家，难，你爸也难！”妇女说。

我怎么也没想到，爸爸居然会让这个人来化解我的怨恨。

答案早已拟出

事态的进程如此，爸爸和他的女人从屋里走进走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却不能找到机会向他要一句解释。答案在哪里？

门外的大锅里煮着肉，阵阵香气扑鼻而来。中年妇女在

抹把汗的间歇对我说：“以前这么重的大锅，都是你爸一个人搬来搬去，可现在，他连碗都端不住了……”爸爸偶尔在门边坐坐歇息，眼巴巴看我，不时又看外面那口锅，眼睛里充满了愧疚。你内疚吧，你将我抛在一边已经十多年了。我不说话，心里忽然想，我的性格真的像爸爸，都沉默少语，惜语如金。

爸爸又起身走了，中年妇女进了屋。她的话真多：“金花，你爸是对不起你，你爸开过家餐馆，一年下来亏了本，怪人老实……你哥不听话，糟蹋了几千块还债的钱。你爸胳膊累坏了，好长时间没干，前几天为了赚钱寄给你，硬撑着干……”没说完又被爸一声吆喝喊了出去，随即他俩扛着一锅肉走了，再没进屋来。

我也没打算出屋去。第二天，爸爸和我只说了三句话，也是一句话说了三遍：“乖女儿，你瘦了！”第三天已无话可说。

我绝望了，假期即将结束，明天就要回家返校，我却找不到答案。望着窗外的蓝天，心事越来越高远，越来越茫然。不知过了多久，爸爸在中年妇女的搀扶下回来了，在我面前站住，继续用他深沉而愧疚的目光看我，我也看着他。我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认真看他。

令我惊讶的是，爸爸竟要喝中药，喝完就进屋里沉沉睡下了。

“我爸病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屋轻声问中年妇女。

她惊奇地望着我点头，泪水充盈了她的眼睛。

爸爸睡得很沉，两只胳膊放在被子外，都微肿着，上面布满了针眼，针扎过的地方和没扎过的地方留着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肉。这是我记忆中的爸

爸的胳膊吗？怎么就扭曲变形了？它的遭遇是什么？

我是靠它供养的，是它撑起了一个家！然而无情的岁月终于把它战胜了。我用被子把爸爸的胳膊盖好，生平第一次吻了爸斑白的头发。

第二天，我即将踏上归途，爸仍然用愧疚、痛苦的目光看我，然后和中年妇女、二叔和二婶一起来送我。中年妇女满脸焦急，仿佛还要对我说什么。后来，她设法支开了爸他们，然后哀求地说：“你爸不让我解释，他信父女没有隔夜冤仇……你要恨就恨我……我原来的丈夫去世了，你爸常照顾我……你爸倒霉后，我就跟了他……我知道你嫌我，但……车票是你二叔买的，我们就这50块钱，那锅肉赚的……”我怔住了，彻彻底底傻了眼，直至爸爸他们回来，直至我上了火车，汽笛才将我拉回现实中来，我猛然惊醒，朝窗外的中年妇女大喊：“妈，你好好照顾爸爸——”霎时，泪水自爸爸的眼中倾泻下来。

我走了，我找到了答案，找到了一份纯粹、深沉的父爱，更找到了另一个答案：我该怎么感受我的父爱。爸爸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他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理想，他用他的方式爱我时，总是无私，总是独特。

然而，我们孩子总在渴望父爱的光芒的同时，却不去理解父爱内在的痛苦。

回到校园的第二天，管收发的同学送来一张汇款单。是爸爸寄的，日期是2000年4月29日，也就是我奔赴兰州的两天前。

我忍不住捂住眼睛，哭出声来，心里一阵排山倒海的痛。

（李红莉摘自《少男少女》

2000年第11期，熊明非图）



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

●王英琦

南方的雨，下得缠绵、温柔、纤细、持久；

北方的雨，下得豪爽、酣畅、粗犷、干脆。

南方的雨，像南方少女的爱，羞羞答答，多情、含蓄；

北方的雨，像北方小伙的情，炽烈如焰，热情、奔放。

南方的雨，使人想起洞箫牧歌、春花秋月，想起酒香四溢的杏花村和青烟缭绕的山野、村舍……

北方的雨，使人想起黄钟大吕、金戈铁马，想起浑厚的高原、平坦的沃土以及犄角般的玉米和火一样燃烧的红高粱……

我曾在南方的雨巷，戴着小斗笠，踩着古老的青石板，领略过那牵丝的长脚雨的恩泽。那份只有雨趣、而无淋漓之感的温馨，令我铭心难忘。

我也曾在北方的阔野赤着脚，打着一把软弱无力的小花伞，迎接过那如浇如注的倾盆大雨的洗礼。那份彻头彻尾的痛快，那份恨不能连灵魂也一块冲刷了的大愉悦，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常想到，为什么同一块国土上，会有这南方的雨与北方的雨的不同？莫非远在先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秦时明月汉时关时，这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就已经泾渭分明、性格鲜明了吗？

想想可也是，偌大的国家，偌大的土地，倘只有一种雨，一种色调，一个模样，那该多么没劲、单调、乏味啊！

我爱南方的纤纤细雨，也爱北方的滂沱大雨。

南方的雨——像我的姐妹，

北方的雨——像我的兄弟。

（李建国摘自《语文报》总第249期，杨志平图）

不了解

●苏怡红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然，为什么枯了的枝会重绽出绿芽，黄了的草可以汹涌地绿起来，谢了的花还能吐出新蕾，飞走的候鸟仍会飞回，花草年年重生，却无一枝一芽一朵一瓣抄袭旧作？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然，为什么那些曾经点亮我们童年的幻想，给过我们温暖和希望，我们以为会一直照耀着我们前行的不变的星辰，也会悄悄地改变方向？甚至数万年前浩繁的星空中指向北极的并不是今天的北极星，而是在凄凄长夜苦盼七夕的织女星？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会，我真的无法想象为什么当我们凝眸那个距离我们一千五百年之遥的猎户座星云，看见的竟是南北朝时代发出的星光？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然，为什么小小罗盘上的指针竟能在地球神秘磁场的牵引中，敏感地找到自己和整个天地的位置？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然，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史书、诗歌的时候，会产生深深的共鸣，或唏嘘或愕然，或冥想或凄然，在古人今人中看到自己依稀的梦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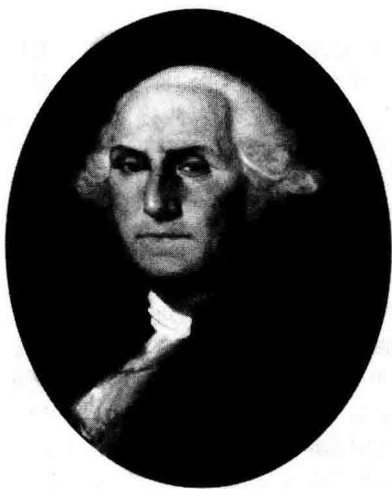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然，为什么在很多时候我会蓦然看见我自己？那个饥饿难忍，蹲在瘦弱的母鸡身边等鸡下蛋的小家伙不是我会是谁呢？那个默坐在屋角、看着窗户纸渐渐暗下来，心里盘算着怎样远走天涯的小人是我；那个因为地球的神秘而学了地质，并进而得以穿行荒原、攀上冰川的人是我；那个徜徉在戈壁荒漠，为顽强生长在风沙中的红柳、骆驼刺和风摇铃而感动，被茫茫沙海中偶然映入视线的胡杨林震撼的人是我；那个茫然回顾、独自一个望着桥下的湍流急泪进下的人不是我又是谁呢？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

不然，为什么在黄昏的细雨中，站在街角的我会有一阵恍惚空茫的感觉，那十几年前明明早已忘记的心事，会忍不住在一刹那重新出现呢？

（朱剑雄摘自《广州日报》2000年10月8日）



●周瑞金

弗农凝思

拜谒弗农山庄，最先扑入眉睫的是一汪多情的碧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碧绿，而是媚绿，酩酊绿，娇绿，醉绿。茸茸如毯的草坪，翠盖斜偃的林木，弥望似海，泱泱欲腾。而就在这碧波绿涛的尽头，浮现出一幢白墙红瓦的两层小楼，这就是美国独立共和之父华盛顿的故居。

在山庄流连，你会感受到此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散发出一种美和崇高的神韵，凝结着伟大的人格力量。主楼入口左侧，为一宽敞的大厅。壁呈淡蓝，天花板呈深绿，上面绘着小麦、玉米、甜菜等农作物的图案，透露出主人浓重的乡情。厅堂显眼处，挂着两幅风景画，一幅为波托马克河大瀑布，一幅为哈德逊河风光。在华盛顿生活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只有以人物为题材的油画才堪登大雅之堂，风景画被视为轻薄陋俗之作。在沃野中长大的华盛顿，对山川草木却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把风景画引入客厅，这不仅需要审美天赋，也需要特立独行的勇气。一部美术发展史证明，直到19世纪中叶，哈德逊河画派才终于战胜偏见，在艺坛引领风骚。可见，华盛顿的艺术敏感和鉴赏趣味，足足领先了好几代人。

从大厅通往各个房间的过道口，醒目地陈列着一把粗铁钥匙。你知道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吗？你听说过攻陷巴士底狱的历史盛典吗？这就是那把打开法国国家监狱大门的钥匙。且慢，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物，怎么不珍藏在巴黎博物馆，而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弗农山庄？此事说来话长，钥匙的持有者，也就是赠送者，是当年巴黎革命军的总指挥拉法叶特，此君出身于法国名门，年轻时曾远涉重洋，以陆军少将、华盛顿副官的身份，投身美国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在长期血与火的考验中，与华盛顿结下生死与共的情谊。因此，当他于1789年7月14日，率众攻破巴士底狱，便将象征胜

利和自由的钥匙寄赠华盛顿。他在附信中说：“这是儿子送给义父，参谋送给将军，自由的信徒送给他的创始者的礼物。”“无可置疑，是美国的原则打开了巴士底狱。”

华盛顿彼时已解甲归田，躬耕于弗农山庄。面对疾风骤雨、电闪雷鸣的法国大革命，这位曾引导美国人民走上独立自由之路的勇士，反而变得心神不安。他回信给拉法叶特，说：“不瞒你讲，我经常为你面临的危险而忧心如焚。大城市的冲动，骚乱的民众从来都是令人畏惧的。他们能一下子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武力推翻一切政府的权威，其结果往往后患无穷。”华盛顿的忧虑固然不无道理，暴力革命并非一味值得歌颂。但是他这儿忽视了：法兰西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当初是由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在北美大陆托起的一个崭新世界；而法兰西的革命者，却要面临以封建帝王的长剑和诸侯贵族的城堡为合力的殊死抵抗，两军对垒，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以暴易暴，势不可免。不管怎么说，华盛顿还是欣然接受了拉氏的馈赠，这把象征胜利和自由的吉祥物，从此长留弗农山庄。直到1989年法国举行大革命200周年祭，它才被短期借回巴黎展览。

华盛顿的书房，设在主楼的底层。书橱嵌进墙壁，高达天花板，架上排列着884卷藏书。笨实的办公桌上，犹堆放着主人翻阅过的卷帙和账本。别小看了这间书斋，当年，它曾被某些作家誉为“新世界的政治思想中心”。如今喧嚣隐去，辉煌谢幕，但典范仍在，馨香长存。室内，另有两件物品也相当引人注目。一件是巨型的地球仪，大到张开双臂也难以抱拢，它是华盛顿出任首任总统之前，在伦敦定制，退休后携回弗农山庄；一件是木制的脚踏风扇，为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富兰克林的杰作，遐想当初，在电能尚未发掘，电扇、空调尚属梦想的时期，富氏的这宗厚礼，不知为他的老朋友消解过多少难耐的暑热。以至我辈在百载之后，犹感到满室的清凉。

主楼外侧，有一条供游客休憩的长廊。我来到长廊，向东南方凝望，近处，绿茵芊绵，如绣如染，远处，波托马克河波光粼粼，两岸古木参天，天然一幅好风景。华盛顿打11岁起，就随他的哥哥劳伦斯生活在弗农山庄，这儿的景色渗透他的骨髓，染绿他的神经。难怪他一生曾无数次感叹，在美国，再没有比弗农山庄更可爱的地方了。乡村的水木清华滋养了他热爱生活的天性，同时也培植了他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1775年，当列克星敦的民兵奋起反抗英国殖民军，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华盛顿在山庄便再也待不住了。不久，他告别家园，前往费城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也就在这次会上，华盛顿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这是他人生旅



途的重大转折。如果说，华盛顿16岁当上土地测量员，是他独立生活的起步，20岁担任弗吉尼亚民团指挥官，是他军事生涯的发轫，那么，他43岁荣膺大陆军总司令，则是他反抗殖民压迫之英雄史诗的开篇。

华盛顿由是走进了历史。

大陆军的总部设在纽约。战争伊始，形势极为严峻。由于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大陆军曾数度陷入饥寒交迫、粮绝弹尽的困境。华盛顿本人也积劳成疾，卧榻不起。这时，常常是关于弗农山庄的温馨回忆一再激起他心头的火花。这期间，一桩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1781年4月，一艘英舰溯波托马克河而上，炮轰弗农山庄。管家为了保全庄园，竟然以向英军提供粮食为代价，换取敌人的“城下之盟”。华盛顿闻讯，大为震怒，他宁愿庄园被夷为平地，也不愿家人与英军妥协。愤怒之余的华盛顿积极谋求军事进攻，不久，他与法国远征军联手，一举取得约克敦大战的胜利。这是一场关键之役，迫使英军司令康华利率领的八千英军缴械投降，从而奠定了美国独立的基础。

至此，华盛顿一跃而为各州拥戴的偶像。有军方人士乘机进言，敦促华盛顿登上国王宝座。当此之时，究竟是要王冠，还是要民主共和？是要一己私利，还是要万姓福祉？华盛顿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关于这，曾在七年前主持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的杰斐逊评价说：“一个伟人的节制与美德，终于使渴盼建立的自由免于像其他革命那样招致扼杀。”

华盛顿功成身退，1783年12月23日，他向大陆会议奉还总司令的职权，随后返回老家的乡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体会到了一个肩挑重担、精疲力竭的行人，在经过千里迢迢步履艰难的旅行后终于到达终点时的轻松。”他还对友人吐露衷曲：“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乘荫纳凉，听不到军营的喧嚣，也见不到公务的繁忙。我此刻享受着这种宁静与幸福，是那些孜孜不倦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朝思暮想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刻刻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谏臣们，所无法想象的。我盼望能独自散步，心满意足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

远远的，一声清脆的汽笛划破波托马克河上空的宁静，把我从沉思中唤醒。原来，这是一艘美军舰艇经过该地，舰上按照历代相传的惯例，在向华盛顿的故居致以军人的敬礼。

离开长廊，沿过道的楼梯走上二楼。这里总共有6间卧室，华盛顿夫妇的也在其中。站在一代伟人的卧室外，面对那些简单而粗糙的木床、蚊帐、桌椅、箱柜以及陶瓷等日常用具，禁不住浮想联

翩——

华盛顿51岁归隐庄园，他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以一个新型种植园主的身分，积极参与农业改革。他广种牧草，改善羊种、骡种；他提倡作物轮种，率先生产土化肥；他还热衷于赛马、打猎和园艺。华盛顿向外界表示：“在一切行当中，我最感到快乐的，就是务农……”

然而，既为政治家，又岂能长久置身于政治之外？1787年5月，华盛顿去费城出席制宪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会议制定美国新宪法，规定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民选，等等。新宪法颁布一年半之后，美国举行大选，1789年1月，华盛顿以无可争议的全票，当选为首任总统。这是民族的意志，这是历史的选择。面对荣耀的冠冕，华盛顿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兴高采烈，踌躇满志。相反，当他离开庄园去纽约赴任，竟然发出“犹如罪犯走向刑场”的感喟。华盛顿深知：“民众的热情是如此空前高涨，合众国的前途又是如此变幻莫测，假使自己尝试失败，势将成为历史的罪人。”筚路蓝缕，创业维艰，他不能不小心翼翼。每迈一步，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总统就任仪式上，华盛顿郑重宣誓：“吾将竭尽所能，坚守、维护和保卫合众国的宪法。”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这是一个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的时代。华盛顿领导他的新政府，内筹建设，外御列强，驾驶合众国的航船渡过了最初的一段险滩。4年任期将尽，华盛顿谋急流勇退，孰料选民们不答应，1792年12月，他又以全票当选为第二任总统。这时，恰逢英法两强开战，美洲大陆上空也因之而阴云密布。华盛顿严守中立，发表了著名的《中立宣言》。宣言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同地球上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受任何国家支配而保持独立；不参与任何国家间争端，除非为了自我尊严和国格所不可或缺的正义，我们决不卷入战争”。这是多么严正而又磊落的立场！对照当今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则不难看出，白宫的某些决策者，在背离他们老祖宗的道路上已经走得有多远！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准予连选连任，没有上限。鉴于华盛顿的彪炳业绩和崇高威望，世人普遍认为他会终生连任。华盛顿自己却不那么想。他认为，要是在总统的位置上一直到寿终正寝，和君主制又有什么区别呢？民主的意志岂不成了虚话？共和的理想岂不成了画饼？因此，在第二任总统即将期满之际，他下决心引退。1796年9月19日，华盛顿借《美国广告日报》发表卸职演讲，自我解剖说：“即使值政府运行最佳期间，判断失误之处也在所难免。最初，我就意识到自己才疏学浅，经验匮乏，从而促使我怀疑自己能否胜任，也